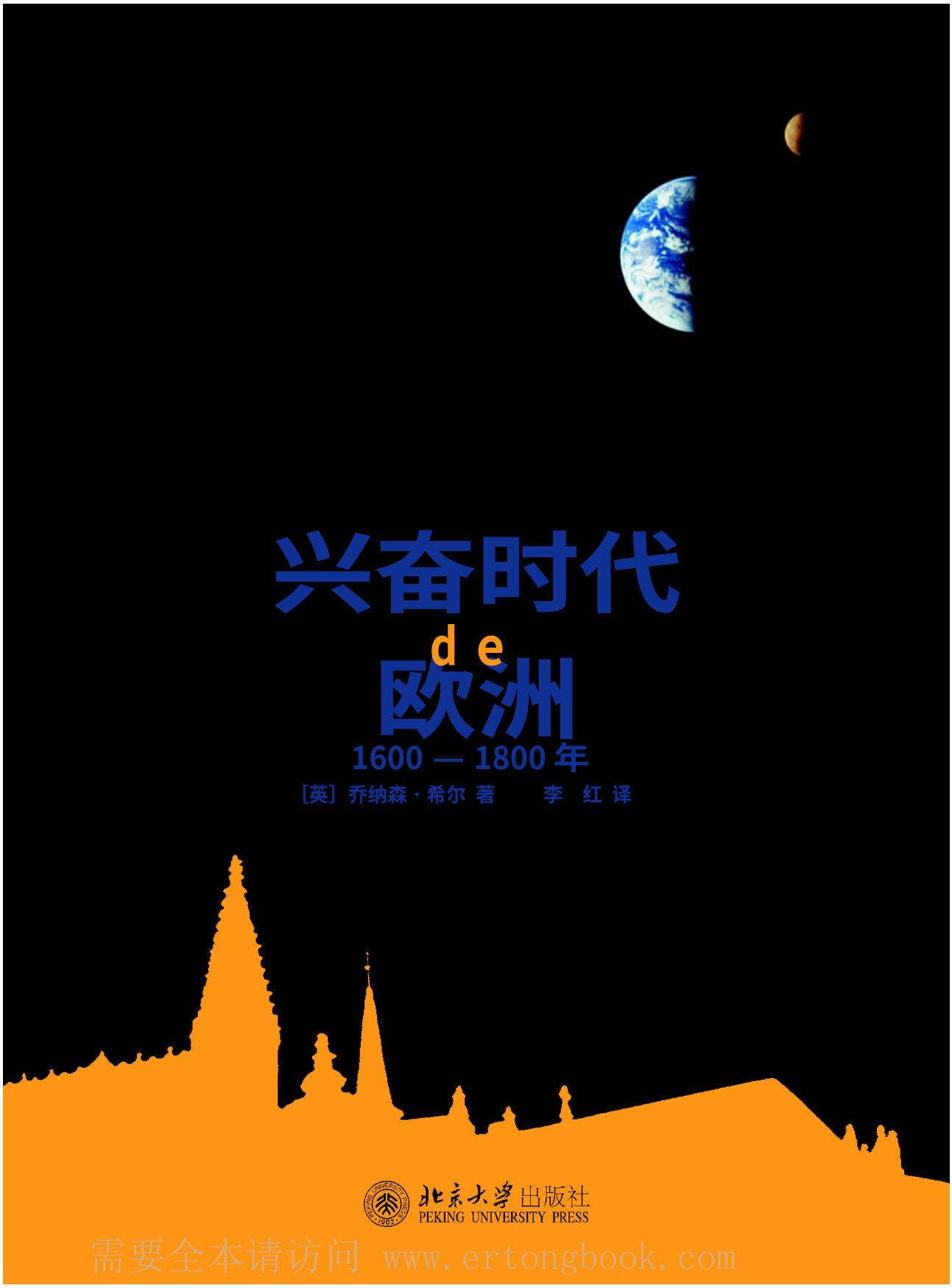


兴奋时代 de 欧洲

1600 — 1800 年

[英] 乔纳森·希尔 著　　李　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26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兴奋时代的欧洲：1600 — 1800 年／（英）乔纳森·希尔（Hill,J.）著；李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悦读时光·缤纷人文）
ISBN 978-7-301-11695-1
Ⅰ.兴…　Ⅱ.①希…②李…　Ⅲ.基督教－信仰－研究　Ⅳ.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743 号

版权声明：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Faith in the Age of Reason by Lion Publishing plc,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 2004 Jonathan Hill, this edtion copyright ©2004 Lion Publishing plc.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Limited.

书　　名：兴奋时代的欧洲：1600 — 1800 年
著作责任者：〔英〕乔纳森·希尔 著　　李　红 译
责 任 编 辑：王立刚
书　　号：ISBN 978-7-301-11695-1/G·206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整 体 设 计：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0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 Ⅰ

Ⅰ　迄今为止的故事 /1

Ⅱ　理性时代 /19

Ⅲ　新科学 /47

Ⅳ　教会 /73

Ⅴ　新哲学 /97

Ⅵ　信仰，理性与权威 /119

Ⅶ　上帝，人类与世界 /147

Ⅷ　退却中的上帝 /167

Ⅸ　回应 /189

附录 /217

大事年表 /218

译名对照表 /224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引言

Introduction

引言
Introduction

没有人对于理性时代的总结比查尔斯·狄更斯更精辟了，在1859年《双城记》的那段著名开场白中他这样写到：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引自《双城记》孙怯理译，译林出版社）

理性时代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其一就是，它是极少的自命其名的时代之一。没有人在中世纪想到他们属于中世纪，古代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古老；但在以汤姆·佩恩（Tom Paine）1793的著作命名的理性时代，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并为之骄傲。

“理性时代”这个词常被“启蒙运动”替换使用。理性时代的人常用这个词描述他们的时代，是说世界先前一直处于变化着的黑暗时期，而恰是在理性时代，人人从某种理智的昏昧中醒来。当然这种观念反应了这个时代本身的乐观和自大，然而，比起其他任何年代，这个时代也的确更多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现代时期一般都被认为是从17世纪的某个时候开始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声音，我们特别熟悉，我们也能够认同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做事的方式。但同时，在理性时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某些旧的世界观也仍然深具影响；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关注点与我们现在以及在它之前的古代和中世纪都截然不同。在这些因素之上，世界观的碰撞在宗教中产生了。我们现代的宗教观，如同我们对科学的现代理解以及这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一样，都随着启蒙运动与异己的不断碰撞和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了。

本书关注那些在启蒙运动中变得深具影响的新理念是什么？以及它们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与该系列的其他书籍不同，书中展述的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内，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且并非界限分明的阶段。我选择 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作为理性时代的起止——其实，就是那个男人们，如果女人还没有，把长统袜和各样高大的假发当成最高时尚的年

对付谬误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是理性。除理性以外，我从未使用过其他武器，而我相信以后也不会。

托马斯·佩恩　《理性时代》前言



对面页：在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家里展开了一场有关文学和科学的讨论，像所有愉快的社交聚会一样，人们多的像要从楼梯上流下来。

代。但这不过是些方便的记号，实际上在随后章节中，很多人的生平已经部分地在这个时期之外了。就如第一章提到的，启蒙运动的发源实际上要更早些，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看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实在有理由说，理性时代并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其中。

为了在历史脉络中了解启蒙运动，第一章描述了启蒙运动之前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它们遗留给理性时代思想家们的一系列问题与假说。第二章是对启蒙运动的概述，介绍了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和关键人物，已及他们生活的状况和所处的政治环境。

随后几章将对理性时代中一些概括性主题进行稍为详细的探讨。第三章集中于这个时期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科学进步。第四章描述了教会的情形，以及教会间如何彼此相待和如何应对时代的新挑战。第五章是关于一些哲学家们的新思想，这些哲学家们塑造了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现代思维方式。

理性时代的新思想对传统宗教是一个主要威胁，但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随后几章的主题。第六章集中于新哲学家们抛出的信仰和权利的问题。第七章我们将看到新的科学与哲学如何让人们对上帝和世界的传统理解产生了困惑？而这些问题导致的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则是第八章的主题。

最后在第九章我们将看到，当理智和政治革命强迫理性时代对自己的假设做出重大修正的时候，这个时代如何走向了终结，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今天又是如何仍然生活在理性时代之中。

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相信人有能力获得知识。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谈》第二章里，提出了他推导出的正确思维的四条定律，其中第一条是：

任何事情如果我没有认识到它是真的，我绝不会接受它为真，也就是说我要小心避免草率和偏见，我不依靠自己的判断来理解任何事物，除非它清晰明确地显明在我心里，使我无可怀疑。

VI 信仰，理性与权威

Faith, Reason and Authority



在此我们有了理性主义的实质，即一个观念的真实与否可以通过思考这个观念的性质来确定。但笛卡尔的原理是包罗万象的：所有以这种方法他不能认为真的，他绝不接受为真。于是这就彻底导致了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怀疑的方法，像以这种方式被理性怀疑与评估的其他事物一样，宗教主张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笛卡尔的世界里，理性是真理的最终的仲裁者，不能仅仅根据权威就把某些事情奉为真理，无论这种权威来自圣经还是来自教会的传统。

可以想见，这一观念是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如果你能在几个不证自明的假设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形而上学和道德规范的体系，就像斯宾诺莎所尝试的那样，则传统权威就没有立身之地了——的确，让斯宾诺莎陷入麻烦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倡导的圣经批判，他企图把圣经当成一部人类历史的作品而非神的启示去理解。然而还有什么比莱布尼兹的愿望更能表达了对传统权威的敌意呢？莱布尼兹盼望着有一天，所有的分歧都可以用一句‘来，让我们计算一下”就轻松化解。

这种方法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主导力量，它不仅为理性主义者从哲学层面接受，也得到经验主义者的认同。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认为启示的权威是潜在的知识来源。

任何上帝的启示一定是真实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它也是我们信仰的正确目标。

但究竟它是不是神的启示，则需要由理性判断；理性既不能允许思想拒绝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而退而求其次，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个时代的普遍倾向是专注于一个理性的信仰。
托马斯·斯普拉特 《皇家学会的历史》

不允许思想有反知识与反确定性的可能。卷四　第十八章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神的启示是真实和可信赖的。但我们并不能必然地认为我们听到的就是神的启示——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需要着眼于证据并由我们自己决定。所以尽管洛克大谈启示的重要性，对于启示本身，还是得像其他信息资源一样经受理性的检验。

洛克自己认为，这种方法与正统基督教是和睦相容的。他投入大量时间钻研圣经，并将他对圣经的思考，特别是对新约的一系列注释和笔记予以发表。这些在他死后不久发表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的确，洛克关于启示的观点代表了英国圣公会典型的“常识”信仰方式的一个重要立场。这种方法摒弃了当时被视为罗马天主教主要缺陷之一的独裁主义，同时认为圣经的信实可靠和正统教义中的真理必以它们自身的价值向每一个求问者展现自己。

但一些像洛克这样的思想家还在继续演绎这个观点，在有些人看来，就有点过火。洛克在他1695年匿名发表的《从圣经看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就这样做了。在这部作品中，洛克很肯定地总结到，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是真实的，或者说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圣经是值得信赖的。但令很多人气愤的是，洛克竟然自认为有资格首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不是在实质上表明人类理性可以做启示的仲裁者吗？这不是使人类理性拒绝启示成为可能吗？

问题
The problem

在启蒙运动中，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和谐统一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这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础原则就是信仰与理性是一致的，但同时它被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则所调和，那就是信仰与理性又不是平等的伙伴，理性告诉我们的是正确的，但信仰则告诉我们更多。

信仰使理性完美(perfecting reason)这一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被证明。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在他的权威著作《神学大全》中，阿奎那论证上帝是确实存在的，单单运用理性，有五种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圣经和启示被赐予教会也证实了上帝确实存在。但启示所传达的信息更为广泛，它告诉我们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基督里道成为肉身，并且他救赎了我们。

阿奎那对天主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加强，因为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为抵制新教重新回到阿奎那的作品中寻找新的灵感。有意思的是，做为一位卓越的中世纪天主教权威，阿奎那也受到新教教徒的普遍喜爱。西奥多·伯撒，这位继加尔文之后最重要的改革宗神学家就是阿奎那的一个特别的崇拜者。这样，阿奎那代表的对待信仰和理性的方式，经历了启蒙运动时期，已经在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得以根深蒂固。

在坚持信仰完美理性的同时，中世纪的思想家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展了这一观念，尽管所有知识的不同分支构成了一个复合的整体，但它仍然可以被分为不同的学科，每一学科具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例如，如果用数学的方法去寻求道德的真理就不太恰当，

同样指望任何道德现象具有数学般的确定和精确也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常识看法。

新哲学让这种对人类知识的理解支离破碎，笛卡尔公开声称要把数学方法搬到形而上学和物理科学研究上，这对科学的传统划分是一个攻击，而斯宾诺莎选择像几何教科书那样表现他的伦理学，更是加强了这种进攻。甚至还有比这种新方法更激进的——足以让一些老派的哲学教授大跌眼镜——是对传承的信仰和理性的传统理解的放弃。如果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真能单凭数学能力就能推断关于神性和人性的精深教义，启示很明显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新哲学与旧哲学相冲突，并导向了各种新的常常是极为敌对的方法论，信仰和理性成了热门话题，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使人混乱的解释。



圣经在所有得救所需之事上简白清晰，任何具有健全判断力的人都可以正确地理解和诠释，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命题不应该受到任何基督徒的置疑。

奇切斯特主教罗伯特·格罗夫 （Robert Grove Bishop of Chichester 1691—96）《新教与天主教释经的公正比较》

尽管人类理性无法证明那些单凭信心才能接受的，但神圣教义却可以从信条开始推至其他真理。

托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 LL8





2000年8月，朝圣者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庆祝第十五届世界青年日的开幕

理性支持信仰

Reason supporting faith

有一种选择是尽一切可能牢牢握住对事物原有的看法，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这样做并非难事，这也提醒我们启蒙运动并不是新的思维方式替代旧的这么简单，它是新旧两种思维在争夺地盘。

因此，很多人把新知识与新科学看成是支持传统信仰的机会，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年代学的出现。天主教神学家丹尼斯·比陶（Denis Petau）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一位杰出的学者，随从当时的时尚，把他的名字拉丁化，于是他有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响当当的名字狄奥尼修斯·皮他维，他在很多领域都极有天赋，他不仅是一个神学家和一个以文字跟詹森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交锋的辩论手，也是一个出版早期基督徒作家著作的人文主义者，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和科学家，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在神学家中近乎仅有。最为著名的还是他开创了年代学，即通过对古代记录和其他信息的鉴定比较来制定可靠的历史年代表。计算基督前年代的 BC 体系就是皮他维发明的。

人们曾多次尝试用科学的鉴定方法来建立一套可靠的世界历史的年代表。今天最著名的是《旧约编年史》，它是由英国圣公会的爱尔兰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编写，在 1650 年出版的。想来奇怪的是这本被讥讽为彻底过时的圣经极端保守主义作品，竟然是在笛卡尔，这位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建筑师去世的那一年出现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十八世纪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的许多版本都有配合正文的旁注年代，而这些年代日期又正是引自厄谢尔的这部编年史，这使它赢得了广泛的认同，甚至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